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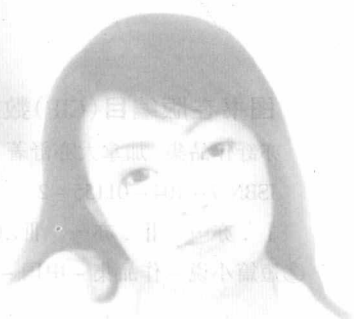


西岸阳光充沛

孤芳自赏的人绝对不怕寂寞，
生存在赞美颂扬中的人，
去到异乡才无法忍受冷清。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
素描分册
作者：李亦舒
ISBN 7-104-01123-2
定价：12.00元

ISBN 7-104-01123-2

西岸阳光苑沛

亦舒作品集

ISBN 7-104-01123-2
定价：12.00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 加拿大亦舒著·—北京：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99.11

ISBN 7-104-01155-2

I. 亦… II. 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2245 号

图字：01—1999—2902 号

亦舒作品集 西岸阳光充沛③① 亦舒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：100086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：3001—6000 套

ISBN 7-104-01155-2 / I.471 全套 45 册 定价：438.00 元

本册：9.00 元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(卫斯理)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造成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九月二十五号是汤宜室的生日。

碰巧是个星期天，她丈夫李尚知为她捧了只大蛋糕回来，插上一枝小小蜡烛，叫两个女儿李琴与李瑟站在母亲身边，拍照留念。

拿照相机的是宜室小一岁的妹妹宜家，此人留学英国，毕业后并没有回来定居，很染了一点欧陆气息，当下懒洋洋的叫李家四口咧嘴笑。

“说芝士。”她下令，右手夹着支香烟，也不知有没有抓稳相机。

宜室有意无意模仿五十年代艺术家的气质，特地走慢一步半步，与时代脱节，以示脱俗。

当下宜室吹灭蜡烛。

宜家问：“可有许愿？”

宜室笑，“到今天才来这一套，太迟一点吧。”

李尚知过来问妻子：“有没有盼我升官发财？”

宜室白他一眼，“你真想疯了。”

瑟瑟靠她身上，不识相的问：“妈妈今年几

岁？”

宜家代答：“妈妈今年二十一，阿姨十九岁。”

瑟瑟拍拍胸口，“我八岁。”

小琴嗤之以鼻，“真笨。”

宜室连忙说：“小琴，姐妹要友爱。”

宜家听见姐姐这样说，叹口气，“她哪里听你，我同你，还不是一直打架直到十五六岁。”

宜室莞尔。什么都争：衣服、画报、唱片、男朋友……假如不是母亲罹病去世，还真不学乖，仍拒绝长大。

姐妹两人同时想到母亲，内心惻然，交换一个眼色，尽在不言中。

两人走到宽敞的露台去说话。

宜室问妹妹：“你就要走了吧？”

“此来就是为分家，功德圆满，不走干什么。”

宜室笑，“你有没有看到那女人的表情？”

宜家说：“没想到父亲待我俩不薄。”

“他内疚。”

“但他可以朝那边，那女人同他生的是儿子。”

宜室冷笑一声，“恭喜你，你真的成功地回到五十年代去了，我的想法完全两样，我最庆幸养了两个女孩，将来她们有商有量，互相敬重，姐妹同心，其利断金。”

宜家笑，“像我同你？”

宜室搂紧妹妹的腰。

父亲进医院急救时急召她去侍候，她先一个长途电话把宜家也叫回来。

两个成年成熟沉着的女儿站在病床面前，那边顿时失色。

遗嘱是一早立好的，分三份，那边母子俩才一份，宜室宜家却各占一份。

“你放心，这么些年来，那边早已刮够。”

宜家看姐姐一眼，不出声，宜室总是代母亲抱不平，恨毒父亲趁母亲生病在外边搞小公馆，她心头一直打不开这个结。

“尚知可晓得你手上实际数目？”

宜室点点头。

“你都告诉他了？”

“现在楼价股票都上升，卖出套现真是好机会。”

宜家笑，“深合吾心。”

“两三个礼拜内便可以办妥。”

“恭喜你富婆，平白多了七个位数字的财产，有何打算？”

“移民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宜室再说一遍：“移民。”

宜家大感意外，“我不相信，你是几时有这个主意的？”

“我一直不喜欢大都会生涯。”

“这不是真的，宜室，我们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市里。”

“你十八岁就往伦敦升学，知道什么，我一直受商业社会竞争的压力，到如今已经倦透累透。”

宜家呆半晌，“你同姐夫商量过没有？”

“今晚我会同他说。”

宜室仿佛很有把握的样子。也难怪，结婚这么多年，李尚知一向对宜室言听计从，十分敬重。

“移民！”宜家仍然不能接受。

“你自己拿着正宗英国护照，哪里知道我们的苦处。”

“你会习惯吗？”

宜室撞妹妹一下，“别小觑我。”

这时候，李尚知探身出来宣布，“蛋糕已经切开。”

宜室没有再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。

这次回来，宜家发现报上刊登许多以前没有的广告，像“介绍亲属退休劳工应聘等移民，推荐澳洲投资移民专案，只需投资房地产，不需参与经营，资金与利润受保证，由前联邦官政府官员承办。”

还有“加拿大投资移民类别，只需投资二十五万加币，名额尚余数名，欢迎免费咨询。”

像是一项新兴事业。

正如七三年人人见说股票，今天，亲友坐在一

起，寒暄三句之后，便开始谈论移民，态度模棱两可，语气吞吞吐吐，平时的虚情假意更夸大十倍，宜家索性一言不发，坐在一角翻阅杂志。

好了，没想到姐姐也有这个打算，也一般的怪这个社会不适合她，再说下去，恐怕会千篇一律，会表示这样做，是为孩子前途着想。

宜家本人拿英国护照，更加不便发言。

姐妹结伴旅游，在海关宜家往往一分钟通过，宜室却时时像罚站似接受盘问。

宜家有什么资格多说。

尚知同小姨开玩笑，“打算置岛屿还是买私人飞机？”

宜家侧头想一想，“总算可以搬到市中心住。”

宜室诧异，“房子贵到这种程度了吗，我以为这下子你可以住摄政公园了。”

“姐姐真会开玩笑，也难怪，你们就喜欢低估外国生活水准。”

李尚知连忙站在妻子这一边，“除纽约东京外，我不觉得别的地方贵。”

宜家忍不住骂：“愚忠。”

小琴听懂了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宜室满意地看丈夫一眼，两人紧紧握住手。

宜家见他俩如许恩爱，也十分高兴。

当年宜室不是没有人追求的，大学里理科工科的同学都专程赶来等汤宜室放学，女孩子长得好就

是这点占便宜。

但是她选对了人，李尚知虽然不算十分出众的人才，亦不见得腰缠万贯，但是他爱护她支持她，事事以她为重。

是宜室亲口对妹妹说的：“有时公务缠身，家里两个孩子又闹，辛苦得要命，简直似熬不下去，一想到尚知对我这么好，体内似有能量暖流通过，又撑过一关。”

宜家知道她这个姐姐，生性颇为敏感，可惜做艺术家，却还不够用，但身为公务员，又显得性格过分出众，所以仕途并不十分理想，十年服务，只逗留在中等阶级。

不过一个幸福的家庭补偿一切。

况且李尚知在大学里升了一级，如今是副教授了。

在这个黄金时代，听见她要策划移民，宜家才会不胜讶异。

佣人侍候过晚饭，宜家告辞回酒店。

李尚知说：“这间小宿舍留不住妹妹。”

“可不是，地方浅窄，地段偏僻。”宜室加一句。

宜家说：“得了，你们夫妻别唱双簧了。”

由尚知开车送小姨下山。

宜室站在露台上向他们挥手。

她转到厨房捧出蜜瓜，才切开，尚知就回来了。

感觉上只有十分钟。

“这么快？”

“宜家碰到老朋友，由他送她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匆匆忙忙，也没有介绍，”尚知坐下，取起报纸，“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的一位英俊男士。”

“啊，莫非她另有奇遇？”

“明天你自己问她。”

“尚知，你且慢做报迷，我有话说。”

尚知问：“说什么？”

宜室一时不知如何开口才好，她站起来，“没什么。”

尚知以为她心事未了，便劝道：“上一代的恩怨，到今日已告完结，你别想太多了。”

宜室笑一笑。

第二天，她把一位平日算是亲厚的同事约出来午膳。

茶过三巡，开门见山地问：“陈太太，听说你已辞职决定前往加拿大。”

那陈太太一怔，“是呀，很多人知道这件事。”

宜室怕她多心，连忙认作一伙，“我也有此打算。”

“那很好，着手进行没有？”

“快了。”

陈太太笑，“你那个性最适合外国生活，一不

大喜欢交际应酬，二不爱搓麻将，英文也说得
好。”

宜室听到这样的话很是高兴，她心里也正这样
想。

“何止，我既不听粤剧，更不吃大闸蟹，家里
又没有成群亲戚，到哪里住不一样。”

那陈太太非常懂得说话，顺水推舟，“可不
是，那就不应迟疑了，各国法案随时会得收紧，你
们两夫妻经济必定不成问题，两份高薪优差，同
在家印钞票一般，真是说走就走。”

这样不负责任的门面话，听在聪敏过人的汤宜
室耳中，居然熨帖舒服，当下她心花怒放，说道：

“那么将来我们在温哥华见。”

“当然一定要互相照应。”

在该刹那，汤宜室已经决定要着手办这件大
事。

下午，回到办公室，上司召开工作会议，谈到
几个宣传运动的进展，希望明年可以申请更多的经
费。

宜室并没有像平常那样聚精会神的聆听。

明年，明年她可能已经在加拿大了。

对很多人来说，特别是男同事，这是一份养家
活儿的好职业，房屋津贴连年薪接近四十万，表现
出色的话，每三年跳一级，前途极佳。

但是宜室心不在此。

学堂出来一直刻板地做到今天，她渴望有转变

突破，调剂沉闷的生活。

忽然之间，这颗一向安分的心飞出去老远，老板说些什么，一个字都听不进去。

散会，她回到自己的角落，拨了几个公事电话，写字楼环境难得的好，背山面海，但是整个办公厅的同事，汤宜室想，与笼中鸟有什么分别。

要有真正的自由，一个人必需要非常富有。宜室忘记这是谁说的至理名言。

有人在木板屏风上敲两下。

宜室抬起头，是上司庄安妮。

宜室连忙站起来，她对上级一向尊敬，希望有一日，她升上去之后，下属也给也同样待遇。

庄安妮坐在她对面，“你要移民？”

宜室一怔，路透社传消息自叹弗如，这么快！

她赔笑，“在考虑中。”

“做得那么好，热辣辣地忽然说走，真舍得我们？”

宜室逮住这个好机会，打蛇随棍上，应道：

“我们不过是牛工一份，哪里找不到，安妮你就不一样了，眼看快升上助理署长，炙手可热，离得开才怪。”

说完之后，自己都觉得肉麻，几时练成这一套皮笑肉不笑的吹拍工夫？

但是庄安妮却深觉满意，仰起头笑，“宜室，要走的时候早点通知我，我好叫大老板派人才下来。”站起来离去。

· 西岸阳光充沛 ·

汤宜室吁出一口气。

这时屏风后面传来一阵冷笑声。

宜室知道那是芳邻贾姬，刚才的对白一定让此女听得清清楚楚，那蹄子的脾气犹如一块爆炭，怎么忍得住。

宜室于是转过头去，笑说：“还不速速现形？”

贾姬过来，斜斜往屏风一靠，身上一套香奈儿的味道全部显出来。

宜室摇摇头，“虽然算得是高薪仕女，这样子一掷万金地置行头，还不是白做，再说，更好的优差都有人事倾轧与工作死结，要我把血汗钱全部穿在身上，我才不干。”

贾姬只是冷笑，“听听，倒先教训我来了。”

“不是吗？”宜室理直气壮。

贾姬压低声音，“告诉你，庄安妮一家的申请表，早已送进某大国领事馆，她同你做戏呢，你就糊里糊涂的与她客串。”

宜室呆住，“为什么要这样鬼鬼祟祟？”

“习惯了，庄安妮连吃一碗面都要声东击西，调虎离山。”

宜室笑，“但是三十六着，走才是上着。”

贾姬看着她，过一会儿叹口气，“方才你也说得对，每年肯少穿几套衣裳，就不必看千奇百怪的脸色了。”

宜室说：“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天长地久，呆

在家又干什么？我们出身同上代不一样，哪里天天找亲友搓卫生麻将去，况且好不容易读到大学毕业，对社会也有点责任。”

“真佩服你，嫁了教授，语气也像教授。”

两人都笑了。

“几时走？”

“十划都没有一撇呢。”

“都这么说，可是逐渐一步步进行，不出一年，都收拾包裹劳师远征去矣。”

“你赞不赞成？”

“移民个案，同婚姻个案一样，宗宗不同，不能一概而论。”

“我呢？”

“你？”贾姬凝视宜室，如相士研究面相，然后慢条斯理的说，“你会寂寞。”

“去你的。”

这时邻座的电话铃狂响起来，贾姬回座，结束该次谈话。

这么大的事，征求别人意见，也属枉然，惟一可以商量的，也不过是忠实伴侣李尚知。

幸亏有他共进退，宜室一点也不慌张。

她提早三十分钟下班，取了有关表格，才打道回府。

宜家已经坐在露台上喝威士忌加冰。

一瓶皇家敬礼已经给她喝得差不多。

宜室很多时候都羡慕宜家那份豪迈，她好像从

来不为任何事担心。

宜室放下公事包，“什么都办妥了？”

“款子都已经电汇出去。”宜家伸个懒腰。

瑟瑟走过，宜室一手将她拉在怀内，瑟瑟咕咕的笑。

“可以过你的理想生活了。”

宜家问：“你知道我的理想生活是什么？”

“愿闻其详。”

“在你们隔壁租一个房子，什么都不做，天天同小琴与瑟瑟玩玩玩玩，玩得累了，过去睡觉，第二天又再来玩，三顿饭都在你们家吃，你们反正雇着两个佣人，没有我也要开饭。”

瑟瑟听了乐不可支，伏在阿姨怀中。

宜室说：“她们也要长大的，她们也会结婚。”

宜家却不气馁，“待她们养了女儿，我继续同她们的女儿玩，我不回去了，葬在这里，由她们带着子孙来扫墓。”

“神经病。”

宜家叹口气，“但是，我已经订下后天的飞机票。”

瑟瑟紧紧抱住阿姨的腰，以示不舍得。

“这个城市实在太过喧哗。”宜家说。

“你看这是什么？”宜室取出表格，“我也想追寻恬静。”

宜家一看，“唉呀，你是认真的？”

“嗯，由我做申请人。”

“这件事你还是想清楚点好。”

“人人都有此心，跟大队走总不会错到哪里去。”

宜家说：“成千上万的旅鼠往悬崖跳海也是跟大队走。”

“听听这张乌鸦嘴。”宜室不悦。

“姐，我不是说你，你同姐夫当然绝对有资格。”

“当地政府批准的话，就是有资格，不是人人喜欢把荷包翻转给公众欣赏。”宜室激动起来。

“你怎么了，聊天而已。”

“你不支持我。”

宜家啼笑皆非，“李尚知已将你宠坏。”

气氛有点僵。

过一会儿宜室想起来问：“昨天你在路口碰见谁？”

宜家看着姐姐，“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”

“你今天怎么搞的，快说。”

“英世保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看，受刺激了。”

宜室的确有点震荡，“真是他？”

“不错是他。”

宜室镇定下来，“他在本市？”

“这些年第一次回来探亲，游子终于思家